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一百十至一百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舉人臣沙重輪

謄録監生臣畢桂

畿輔通志卷一百十

墓表

宋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

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可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

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

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説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

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間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禄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

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稍施於世若旻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元

翰林待制劉德淵墓表

戎益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内丘人性癖直有捻守好

學能自刻厲及游濘南王先生門聞思索辨惑等說自是厭飫史學為專門之業非義理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覩前賢奇蹟偉行擊節賞嘆而不能自已至椎耕牛以饗賓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已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為異既而疑焉終乃嘆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北渡後赴戊戌試魁河北西路逮中統建元二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

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阿匼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為書數萬言其說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本為聖賢立法數析温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謂不孤矣又通古文竒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者雖節目磥砢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用然振衰善俗激勵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公以鄉曲義來周邺皆卻之曰吾非踽踽凉

涼闇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顧交而弗之允者魯齋許公每過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見先生於晚對榻學館夜半欻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午予按部吏儀謁先生於天眖齋棲遲蓬蓽心融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問先生近何述曰適作西兇辨天府七星挽童子以張皇幽眇振濯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耄矣斯文未喪子其自將

既而聞卧疾慮之調養詢諸友生始見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九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二日也塟順徳之西邱里後十五年晚進王寧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邱園行娩古人望髙乎一世没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寧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髙風古節如先生者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扳二

例如以卓行加之則名與行為顯允矣門生户部尚書戎益礲石表墓以圖不朽

安先生墓表　　袁桷

嗚呼金蹂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别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纎巨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咸諱其說以

售仕於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覩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淮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稛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萃而甄别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授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静邃謂文以載道詞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

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
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
讀之末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
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
經世書由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奉四
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為本解經必毫縷以析
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
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

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侶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二娶張氏焦氏子二壆垣女一嫁王氏是歲𡍩藁城縣安仁鄉先

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誼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若干卷既塟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桷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食於廟於祠無異詞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

方為有準矣

本朝

孫徵君墓表

魏象樞

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鍾元先生卒其年冬十月葬於輝縣夏峰之東原又八年蔚州魏象樞表其墓曰先生諱奇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丕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歷

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為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先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雒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為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毁成疾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焉家故貧饔飧常不給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却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晨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麵作羮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

嘗言從憂患抑欝中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啓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為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寃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

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
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梗所敢望某
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憗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
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即具疏請入朝面陳軍
事將為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興晉陽之甲夜
遶御床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誣贓二萬魏周皆數
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清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為
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衆先

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醵助輸者雲集甫
就而三君子相繼拷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
散當是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鍵
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
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郎
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為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
求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
土垣將圮率宗族閭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廵撫都

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峯婣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干戈搶攘之際絃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

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蔫剡上先生堅卧不應蘇門為

康節魯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衆先生涵養日邃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即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隣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絶市者罷販耕者廢

來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峰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為十一子别為諸儒考附之葢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慎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

矣余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間甞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荅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既邈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淦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當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已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

明守備王君墓表

韓菼

昔我

世祖章皇帝討平僭逆撫有九有惟天命既去於有明凡陵

寢所在

勅護視如故尤哀懷宗之志祭於陵為文以告之於時民間始稍稍言懷宗梓宮在殯時事初流賊李自成破京師帝后既崩以車一乘載出東門外棺以柳木置道傍久之偽符下昌平令瘗而不給以見錢時皆偽官無有以為意者於是有十人者痛哭相與出家財啓懷宗故妃田氏之墓以瘗既堋復痛哭各散去十人

者既不自言於官而世亦無有跡之者益晦而弗傳久矣澤州趙公弼先生壬子得余於鄉者也嘗令密雲康熙十有四年以書來曰有王生敬者將狀其父之行謁子請表其墓子其無辭余接王生讀其狀及迎莛山陵事亟問之嘗聞有十人者生父在乎曰固也方偽符下州州藏無一錢請於府府若弗知也復下之州州官吏益急吾父聞則日夜泣倡九人者各傾其資產得錢三百有五十千為請於官迎梓宮而

合諸妃墓凡畚鍤斤復之事吾父無不親也又曰墓中有殿巽然者二後殿則妃棺在焉梓宮既下帝居中后居左而易妃其右梓宮無槨以妃之槨承之后與妃竟不及槨也余接其言甚審於是知十人者有王君而惜乎其九人則生亦忘之矣往余讀陶氏輟耕録所載唐義士傳及林處士事跡皆相類其冬青花行夢中作亦多同者竟不知果為誰詩自古忠義之士天性激發以為固然多不欲傳其名於後世十

人之意其類此也有明諸陵幸蒙
聖朝總同覆燾與趙氏之慘酷豈可同日道然如王君輩
其大節豈在唐林諸君子後哉余又以竊痛夫為是
舉者多不出於高位世族而皆處士逸民或武人小
臣其尤可慨也君諱政行號次泉世居昌平之福會
里祖泰父三省皆業農不仕君生於萬歷戊戌年二
月某日卒於康熙甲辰三月某日即以其年四月某
日塟於其里小營村之原子二長即敬也太學生次

芳當崇禎末君事中樞得官守備顧瞻天下慨然曰非我所能也遂棄官歸居鄉樂善好施自甲申後益自屏跡然聞人窮急輒救助之如己事而終不自言歲饑全活人尤無算嗚呼如君之行皆可書也余樂從其大者而著之

大理卿髙公墓碣

方苞

吾師宛平髙公之没也以康熙庚辰仲春余適在京師視喪畢東歸為誌銘歸公二弟丙戌再至拜公墓

石已磨未勒也將代營焉而以事遄歸又六年冬十二月以鄉人事牽連赴

詔獄發歲使僕某祭掃還訊之墓垣盡頹而磨石尚仆於道公仁孝聞天下然世所稱者太公以吏事謫遼左公發憤成進士伏闕上書求代已而逢恩例贖歸余竊謂父兄在難凡力所逮中人以下猶將勉焉不足為公異也自公視學江南余從遊近十年公家事細大畢聞太公少豪宕不可羈束而太夫人謹禮法不

相中太公之歸也公以為難後天屬復完又二親皆篤老當更歡洽而居常漠然遇事仍嗃嗃公用此雖富貴恒慼慼如窮人無所歸終公身公退食恒居於內余怪焉叩之御者則常在太夫人側嬉戲如嬰兒其侍太公所以承意觀色或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出之乃知其當然而不可易也公疾篤余入視公曰子毋憂某雖無禄尚當終事吾母乃竟先太夫人卒嗚呼酷矣余所犯尚未決雖

天子明聖而吏議余罪至重死生未敢自卜恐公之仁孝余獨聞知者遂就湮滅而心氣瘀傷不能營度為文前銘又不復記憶乃質言其大畧俾公故人曾君啟起磨石而碣焉時康熙壬辰八月也公諱裔字素侯生於順治癸巳五月六日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十有二日由翰林官至大理卿仕績應列於史氏銘曰

謂公不得於天胡濟屯以亨而天屬之復完謂公能得於天胡將母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延豈彼蒼

之無知抑將留終古之恨以慕其仁賢

祭文

唐

唐太宗祀北嶽廟文

蒼蒼元氣紀三光而成象茫茫后土鎮五嶽以成形衡岱啟東南之趾嵩華表西中之固惟靈山之秀峙亘朔野而標奇虎嘯龍騰風雲之所吐納霓裳鶴蓋神仙之所往還疊嶂參差凝煙含翠重岡紛糺照日

分紅絕壁千尋孤峯萬仞桂華侵月松蘿挂雲幽澗冬暄飛泉夏冷寶符臨代邦之美靈蛇表障勢之奇鏁石七年無以虧其大含波九載不能損其高巍巍乎與乾坤而共固隱隱乎横古今而不絕屬以授旗趙郊誓師冀土敢薦牲玉惟神饗之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梁肅

大歴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尚書吏部郎趙郡

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疇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嘗謂仁人百禄滋蓄如何於兄斯莫存焉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寛裕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肢發為斯文郁郁有輝自五百年風雅凌遲假手於兄欝為宗師乃登憲闈直則舉之乃列諫臣闕則補之元宗季年戎狄内侮兄方就養刼在豺虎氣霧濛濛薄汚我躬雷雨作解逺身於東帝曰孝哉可移於忠名居右掖跡踐南宫丘

明為恥元晏方病清漳閑卧樂道推命哀於大賢不
嚮大年人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
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世紛亂時運屯塞古
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夙承眷惠義均伯仲合
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事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攜
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哀哉曩自朝
列出持使節十年離别一旦存没吴楚迢遞江山阻
越不及歸賵仍乖執紼寢門一哀魂斷心絶恭承嘉

命來牧於常總帳斯在哀何可忘鞠然二孤訴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兮臨此一觴嗚呼哀哉

弔夷齊文　　柳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偕隱胡為得仁而死青莓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

易暴兮又武謂壘線兮胡顔一吒兮忘饑若有誚兮於巖之闕豈不以冠㡚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絶鯨吞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錫黄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羑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

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於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德兮獨欝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為臣之不二

弔樂毅文

柳宗元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徬徨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欵悃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

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茍論世之未可兮言余心之不臧

宋

定州謁諸廟祝文　　蘇軾

惟皇上帝分命羣祀降釐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臣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涖事之始祗見祠下若賦政疵纇敢逃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

望於神尚饗

北嶽祈雨祝文

蘇軾

惟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及管内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敢以制幣茶果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燕薊之南既徂歲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末皆傷麥

將槁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盜不止豐凶之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宁仰止喬嶽食於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霽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旱寧降罰於微躬令者得請於朝齋居以禱旦夕是望吁嗟而求雨我夏田蕉致西成之富實兹邊廩少寬北顧之憂拜賜以時敢忘其報尚饗

春祈北嶽祝文　　蘇軾

西起太行東屬碣石南至於河皆神所食吏謹刑政農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敬薦其潔餚之豐歲以昭靈德尚饗

元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巳巳朔越翼日庚午後學安熙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熙至愚極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實始聞道自兹厥德欽誦遺編

近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庶竭駑頑
進德修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嘆窮廬推頹巳甚
雖由病廢實亦惰偷内自省循枯落是懼兹焉感憤
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
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
以行諸巳以及於物以化於鄉或冀有成不悖於道
兹涓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蘩式陳明薦尚蘄啓廸
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大戾謹率諸生恭修釋菜

之禮用伸虔告

明

弔董生文　胡翰

余自京師南歸次於直沽泝流而達於衛漳過陵州故廣川地也或曰漢江都相董仲舒墓在焉為文弔之其辭曰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衛漳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且脩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之首丘望原隰以懷思兮悵欲去而夷猶嗟王風之

不競兮人各騖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固多奇士兮僅有取其忼慨非天降大雅兮緊孰為之表礪聖垂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即士明經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徼天人以為言兮明灾異之在辟引君致之當道兮情眷眷於悱惻嘉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曷重黜質直而見憚兮弘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冗騂不中夫犧牲兮

執鸞刀而薦犂登褎味以實瓚兮瀝黃流而注茲競
刓方以為員兮擺絜矱而去之徒操末以齊本兮引
繩墨而止之下皇皇而靡所騁兮上訑訑以為得孰
好賢如緇衣兮孰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詎
多欲而不惑庸俟時之見察兮庶師言之允一謂伊
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尚眇兮又豈
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兮槩未量乎夫子之志
曰正誼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皦內顧而如斯兮

揆王佐亦奚異俾詭遇以獲禽兮固為吾心之所羞比柳下之三黜兮由直道以事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汚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詘兮亦有時而伸諒天命之未逹兮獨奈何乎生民

本朝

祭蔚州魏公文　陸隴其

當今天下主持正氣俾直道不泯於斯世者非先生倡之與先生出而後在朝者知以營私為恥在野者

知以干利為羞雖未能盡如先生之志而禮義廉恥一綫不絶者先生之功也微先生則世道之變幻更不知當如何矣自古居高官大位文章事業彪炳宇宙者何代無之而一心之光明洞達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反之幽獨而無慚考之詩書而不愧者葢難其人焉如先生者豈非間氣所鍾哉隴其浙西之鄙士江南之賤吏也衆先生之知最深有不可觧者方隴其待罪嘐城於先生未嘗有一日之雅先生千里貽

詩獎其薱菲而策其駑駘且昌言於朝不以為嫌聞其罷黜則搤腕不平不顧恩怨即隴其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戊午入都始得仰見高山隴其之樸訥無能如故非有高談偉論可以驚動四座方且以負大賢期許自懼又未幾以憂出都即胸中所一二略知者亦未能盡吐於左右也意先生必且咎告者之過顧反喜其樸而嘉其拙謂滔滔世俗中自立正當如此遂直薦之

九重復其舊職隴其又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癸亥到都補官謁見先生隴其又不敢效世俗之感恩報謝見先生如平常先生不以為傲顧愈益喜愈欲薦達之是皆有不可觧者豈非光明洞達之胸襟憂世之深憫世之切故其取人也寧樸毋華寧拙毋巧茍其樸且拙也雖無足重輕之人猶取之如此而況其足為輕重者乎隴其自承乏畿南以來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已者惟樸與拙弗敢有變而已方將學十

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廬於浙西策蹇過蔚再一望見顏色開其茅塞而胡意先生遂至於斯耶中心痛悼曷其有極祥麟威鳳不可復睹景星卿雲不可復作嗚呼哀哉薄具牲醴馳奠几筵悲來塡膺不知所云

祭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文　陳廷敬

嗚呼哀哉三年之喪而弔禮經不謂其宜然顧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銜哀寫慟誠不禁涕淚之潺湲自

吾受知於司馬先生也當
世祖章皇帝臨朝之末歲曁
今天子涖阼之初年我公父子以親臣舊德致名位之蟬
聯敬在公門下二十有一載親覩
兩聖崇賢之盛際公父子濟美於後先門下士沐恩波而沾
榮寵傷今懷往能無悼痛於存亡聚散之間惟公一
代耆碩佐理清時出處進退合乎古賢良以其器識
之高遠學術之源淵其生也當世有聲其殁也後世

有傳獨念敬蚤親槼範因緣出入於公門德不修而
加退行欲躋而彌顛歲之十有一月公以訃告赴哭
如奔歸而天降毋喪凶變是聞慘割荼毒生離死分
曾不得比先生之視湯藥親飯含乎公側者可以無
憾而惸惸哀疚竟抱恨於終天今當匍匐遠去陳詞
几筵豈其言之而不盡庶幾情至之無文

畿輔通志卷一百十

畿輔通志卷一百十一

考

元

涿州移置考　　王惲

至元八年秋九月予以省覲來涿因拜謁孔子清廟遂讀唐貞元中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彭城劉公建孔廟碑乃知州治本幽州盧龍軍屬邑范陽縣也

至代宗大歷初詔始分范陽歸義固安三縣為涿州治范陽涿州郡即涿州故地為名按輿地廣記漢初高祖始立涿郡魏文帝改范陽郡其地左碣石右督亢南控鄭城百里而遥北連幽薊百里而近唐巳來中間控制蕃戎部落甚衆又河流縈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周廣磅礴欝為雄藩及徧讀遼統和廿八年州刺史廣陵髙公移廟碑陰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北隅是年刺史髙公移置南城東南隅康莊之左

因復悟今州城南北若連環然意者置州時展築南城而廣大之今市中隅門本故縣城南門也覩此前後證據甚明無可疑者噫予往來幽涿間蓋十年於茲嘗以隅門之制為惑詢訪土俗莫詳其故且方物之辨一事弗知君子恥諸不圖聞一得二使數年之疑一旦渙然氷釋亦可喜也特表而出之敢貽涿之好事君子以俟更攷云

遂作頌曰傑彼神臺在京之郊金城内阻靈關外包

上倚天倪下鎮地軸太行為臂滄海為腹崇臺峩峩虎以居之羣山龍蜒龍以翼之於鑠帝德與臺無窮於隆神臺與天斯同崇臺有偉鸞駕爰止天子萬年以介景祉

明

治河考　王褘

治河在真定路平山縣西門外經井陘縣流入本縣東北十里入滹沱河元貞元年正月十八日丞相完

澤等言往年先帝嘗命開真定冶河已發丁夫人役適值先帝昇遐以聚衆罷之今請卒其事從之皇慶元年七月二日真定路言龍花判官莊諸處壞隄計工物申請委都水監及本路官自平山縣西北歷視滹沱冶河合流急注真定西南關由是再議照冶河故道自平山縣西北河內改修滚水石隄下修龍塘隄東南至水碾村改引河道一里蒲吾橋西改闢河道一里上至平山縣西北下至寧晉縣疏其淤澱築

隄分其上源入舊河以殺其勢復有程同程章二石橋阻咽水勢擬開減水月河二道可久且便下相欒城縣南視趙州寧晉縣諸河北之下源地形低下恐水泛經欒城趙州壞石橋阻河流為害由是議於欒城縣北聖母堂東治河東岸開減水河可去真定之患省准於二年二月都水監委官與本路及廉訪司官同詣平山縣相視會計修治總計治河始自平山縣北關西龍神廟北獨石通長五千八百六步共役夫

五千為工十八萬八百七無風雨妨工三十六日可畢

代國考

尹耕

考之代自入漢以來其國數易大抵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商湯歷代因之是故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劉喜之所棄陳豨之所監皆是也所謂蔚之廢城也山南

之代徙都也始於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為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為國是故文帝之始封中年之所徙入繼之所自臨幸之所履以及子武子參之所分後武徙淮陽子參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都也東山之代再徙也始於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繼絶改號廣宗是故王義之所都子年之所廢如意之所復皆是也所謂清河也語其都則始為代繼為晉陽中都終為清河前後

三變也語其號則始為代繼為代太原復為代終為廣宗前後四變也故夫凡言代王代相國其在文帝以前者為吾土而以後者否凡言代郡代守尉則上自趙秦下終兩漢皆吾土也執是以往可以迎刃於古牒矣

代郡考　　尹　耕

夫代國之故按考可知也代郡紛紛為論不一則後之人疑焉葢有謂代之治廣南有上黨銅鞮蔚不過

其北境者又有謂今代州為代在雁門南蔚不可指為代者於是引韓信斬夏說於閼與以證代之治廣誣文帝都代為今代州以證代之在南無惑乎人之疑也夫代吾蔚也為國則都蔚為郡則治蔚國有遷變不過文帝之晉陽如意之清河郡有更置不過隋初之雁門唐初之曲陽秀容而已史皆載之不相淆也今以諸地里志考之前漢代所領縣十八代為蔚靈丘廣昌為今靈丘廣昌延陵平舒為今廣靈東安

陽為蔚縻定安縣馬城為馬邑陽原為弘州桑乾參合高柳皆近塞地且如為中部都尉治鹵城近參合當城直桓都皆不在南所不考者道人班氏猗氏北平邑而已後漢所領縣十一皆前漢之故而無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丘廣昌鹵城晉所領縣三廣昌平舒而加富城後魏所領縣四平城太平武周永固則曷嘗南及關與與今代州邪夫文帝不都代代國考辯之明矣夏說之閼與不過出師於彼以逆韓信之

來可遂以關輿為代地耶葢自烏桓鮮卑之雜居而邊界漸移建安黃初之不競而邊郡多廢自兹以降元魏爲之司牧齊人止置靈丘而代遂不郡矣唐之初也代陷於突厥廼因隋改雁門為代郡也則置代於雁門因後周置蔚州於靈丘也則僑治蔚於陽曲又僑治於秀容皆非舊也迨貞觀破突厥置郡靈丘而仍蔚舊稱矣天寶更定名復定代都而仍雁門舊地自此以後更變不常要不出此遂以代為代以蔚

為蔚而不知蔚之舊為代代之舊為鴈門也於戲代可移之南也而磨笄之山不可移鴈門可改為代也而勾注之山不可改究沿革者亦惟本之禹貢表山川以定疆域斯萬世可求也

蔚廢代城考　　尹耕

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迴二十五里九門遺趾俱在金波泉發源其北夾城東南流即搜神記所謂始築時亡西南板於澤中自立者也

長老曰葢昔有居是城而稱代王者與燕約相挶置傳鼓為信寇至傳鼓燕挶不至王出奔國為墟又曰廢城南數里小山即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堝其言有證矣而竟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曰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文帝封代固矣約燕相挶寇至出奔文帝無是也史記曰文帝都晉陽遷中都其幸太原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而蔚無聞焉又文帝分其

故國王二子武為代都晉陽參為太原都中都皆即其故都而蔚不與焉然則謂蔚之廢城為文帝所居可乎廢城非文帝所居而誣文帝以被寇出奔可乎文帝自代入奉宗廟其故都亦必培植以示不忘而謂遂為墟可乎及考之高帝紀十一年下詔曰代地居恒山北近邊數有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乃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遷都中都夫蔚城

代故都也漢高帝建王喜因之其謂數有寇難以為國者以喜之奔還也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則代南矣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矣漢又有代郡則代亦不屬代矣代不代而存其名此後人之所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復都而不敢援以為證也知文帝之未嘗被寇出奔而不敢為之辯也附會之說紛然矣且王喜之封也與盧綰同時草昧之際披荆棘立

城邑曰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則相為掾也必矣燕掾不至王喜出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鑒王喜之失國而徙都因代之南徙而置之此高帝之籌而代因之南也一統志郡志不詢長老之詳不考史文之實不稽十一年之詔見一代王城遂指為文帝不亦惑哉又擂鼓埚在廢城南更東南則為蔚之九宮口由此百六十里可以達易今道雖湮塞而問之樵人可知也史言盧綰王燕時都易則所謂傳鼓者

不愈信矣乎噫予長足跡遍九州其以是夫

治河考　　趙文奎

治河今不來矣而名存焉或者其故道也然故道亦多泉處時流時竭因其流引而就城沼且閘而出者百年矣予初至欒西北沼中乃行車馬惟東南有少水河渠數步秋水下來始溢及趙次年夏又竭又至秋後方涓涓不絕舊至趙會洨趣漳今亦不能但隍池濶大壯增於欒耳然自欒而北其泉處惟水河舖

為最民不解疏浚用其利徒蓄萑葦又北至羊市村至許營至賈村數沮洳處至趙波口而又泉瀦廣數畝黝藏荇藻然其流乃甚細東南行二十餘里至水河舖而始大自趙波口北為王村王村西為孫村皆枯漕或鹵澤又西至三教村淺平無河此今河源委也王村北又一枯河民種植其中北通滹沱之支河俗謂之運糧河漢永平十年因治河終於蒲吾開通漕船謂之大面渠受綿蔓水東南由今河至下曲陽

入於洨唐總章二年引大白渠東流入真定以溉田不可復尋遺跡耳今支河起自馬山滹沱不漲不來漲時受其溢東行五十餘里至恒山古城復入滹沱以遠真定之患然亦不能至王村之枯河而況於治河與㳄治河自元時於平山縣東潰嘉陽堰入滹沱為真定城西南之害其不來久矣今滹沱去真定西南十二里所謂嘉陽堰者已淪沒無跡徒馬山河尚存而亦不行治水於何而考之哉元史謂改闢治河故

道築隄分其上源入舊河以殺其勢即今支河也又曰寧晉諸河北之下源地形低下恐水泛經欒城趙州壞石橋阻河流為害議於欒城縣北聖母堂東冶河東岍開減水河可去真定之患其開處即今水河鋪也分向東容諸村畧存彷彿此舊河所經由也予嘗往來常山趙國之交見枯瀆所在問其水來去未嘗不有感於古今之變且陵谷遷移事之大者今不為考後益難辯矣

京營兵制考　　李廷機

國家兵制初葢視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南軍中尉主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與執金吾皆無差等説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中宫倣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師擬北軍而分隷五府與八校意同有事則將握兵兵隨將事已則兵歸於府府歸於朝卒有意外之虞生於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葢高皇帝

以神武久處行間洞悉戎機雖當櫜弓戢矢之時而所為善藏利器强幹固本執長策而御宇内者淵乎微矣成祖祚燕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而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五軍營有步兵有騎兵教陣法神機營皆步兵習火器三千營皆騎兵專扈從而歲令河南山東大寧四都司軍番上練閱於京師營各用勲臣二人為提督自是因而不改而承平日久兵政弛廢迨己巳之變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愍公始剏議

於三大營中簡厥驍鋭分為十營還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營提督六人中惟舉其二為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各領以都督一人有如遇警㩀其營則都督以所部出名為頭撥益三大營至團營一變也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罷之三年復置當是時團營凡十有二行之既久搽練𣝣怠兵多闒茸於是乃立東西官廳號曰聽政又一變也嘉靖庚戌罷團營復三大營而改三千之名為神樞總督

則勲臣協理則少司馬彈壓則臺省而五軍營之為副將者二左右前後叅將者四遊擊將軍者四樞機二營之為副將者一叅將者二佐擊將軍者六自嘉隆至於今間微有增損而制固不變今三大營將領副叅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見為官者五百二十有竒而為軍者十二萬為備兵者十萬有竒一大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守有備兵益分為三十小營合為三大營又合為戎政府云國初制兵患其聚

而難制故主於分既分之患其散而無紀故主於合分合之間莫不有權存焉而譚者或以為兵利分不利合無紀之患失在政不在制也夫兵猶水也滙為巨浸溢為洪流則且有潰決衝齧不可捍禦之患疏之別之以殺其勢則汩然赴海而趨老子有言魚不可脱於淵國之利器不可假人益高皇之慮遠矣夫收太阿之權役臂指之勢其為初制哉

本朝

首善書院考

孫承澤

京師首善之地元宮梵宇鴟吻相望而獨無學者敬業樂羣之所往年羅念菴先生講學於佛寺徐華亭相國講學於射所識者謂元朝曾建太極書院於京師聘儒士趙復為師講明洛閩之學而明乃無之天啓二年鄒南臯馮少墟兩先生起廢至京正值兵火震撼人心披靡兩先生憂之謂親君死長之義非以道學提撕之不可御史臺諸公搆書院一所於宣武門

内東墻下兩先生朝退公餘不通賓客不赴宴會輒入書院講學紳衿有志於學者環而静聽或間出問難無不暢其所懷一時轉相傳説咸知顧名義重廉恥士風為之稍變未幾逆璫用事郭允厚朱童蒙輩相繼疏論以講學為門户未幾楊公漣二十四罪之疏上附璫者嫉璫謂此皆門户中人也黨禍大作善類一空而御史倪文煥奏毀書院棄

先師木主於路左壁有記為葉文忠向高文董文敏其昌

書並碎焉書院既毀逆祠乃建及逆祠毀而書院不復建葢以秉政大臣猶襲門户以錮天下向學者於時朝臣有習西裔之學者遂請聚類而居之吁可慨矣因輯其畧俾後之有志復興者有所攷云

漳河源流考

賀應旌

漳河之跡肇於禹貢詳於水經散見於諸子百家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為清漳一出山西長子縣為濁漳迤逶分流以及林慮北欽山口合為一故由

彰德之西達於磁折於臨漳而氾濫於成安以下諸縣地前則滙渚沁汾潞之水後則集沙滏洺沱之水抵天津入海其大較然矣自臨漳以上皆山陵坂峭也勢建瓴不可停成安而下地皆平坦故縱其性之所如而瀰漫渟泓流斯放焉其經紀於肥鄉也在禹貢有至於衡漳之說在唐史有韋令防漳之說在宋金元傳史與學碑有修堤受漂沒之說是肥鄉之有漳水實與運會相終始者也其去來遷徙不常不見

經傳無從考究自有明三百年没城者凡五浸城者不勝書散而波蕩村落者則歲以為常矣其在唐宋元以前繞臨漳縣東直達魏縣元城之南境正值黄河經小灘鎮一帶北流漳入則尾閭洩之而其餘支以及成肥永曲之間其害小及黄河漸次東南下呂梁之險著徐淮之道通沿黄河舊址淤塞成邱漳咽而不能洩而禍斯烈於諸縣矣其在嘉靖戊戌由嚮王口經回隆鎮艾家口入於衛而肥之無漳者十年

及嘉靖癸卯河決磁州以東臨漳以西四十里磁州
守秦姓者曲周人遂極力築務本堤挽河由枯桃園
趨蘇胡寨以還入於衛而肥之無漳者十五年及隆
慶巳巳決臨漳由成安達肥鄉直繞城下數年而復
南徙或從魏之回隆經元城以達館陶或從花佛堂
南決泛濫廣平西南若柳林屯麗兒莊南温油房等
村而肥之有漳而不甚為害者又幾三十餘年突自
萬歷戊戌其素所經歷者幾成高阜勢不能順流南

下始不得不復入肥鄉之四境焉萬歷乙巳知縣曹公昕沿城外一里許創立新堤萬公廷揩各加增築其外日積而髙其内日窪而卑識者已有沉竈產蛙之慮所幸蔣公嘉訓周公汝弼皆能頻年陰雨綢繆不至隕越不料署事者范公應禎以膜外置之壬戌六月肥城遂遭沉刼之慘不可救藥嗣是王公國祚李公春英譚公誠言相繼修葺十有餘年而迄今屋宇儉陋委巷空虛元氣尚未大復也其最甚而傷禾

殺稼蕩産析廬四望蒼茫城鄉俱困者一則天啓之丙寅一則崇禎之癸酉一則順治之甲午以迄今康熙之壬寅皆奇災也自萬歷戊戌以後其勢常在肥之西鄉自順治壬辰以後其勢常在肥之東鄉今壬寅突決成安之野莊口繞堤數匝四圍胥化稽天而又有蟻穴潰於北長流迅於西薄膚侵床岌岌難保

書奕篇云水以漳名者甚多當陽有漳灝上有漳郭郡有漳亳州有漳安州有漳而皆不如晉趙清濁合

流之漳猛而烈狂而肆沮洳而善幻肥何德於漳而自開闢以迄今兹不舍晝夜之如斯也善哉張雪邇之言曰成安者漳之門庭曲周者漳之郵舍而肥鄉者則漳之腹心又曰漳有十功曰獲秔稻曰易膏沃曰填汚下曰通舟楫曰資蓮藕曰備旱乾曰增林木曰省糞畜曰聚魚蝦曰廣薪蜀又曰漳有十過曰克城郭曰溺性命曰阻貿易曰決隄防曰没村落曰壞封植曰混阡陌曰淤禾稼曰苦棲息曰悲遷徙功不

如過之多功之及於民者或以月計或以歲計而過之及於民者則其量十世其量百世也故曰肥鄉之有漳水實與運會相終始者也道不通乎漕運平江之奇策誰聞事難資於濯溉西門之顯蹟不著人居僻壤禍慘黄河敬述近代源流以聽當事採酌其一切利害淤塞疏鑿防濬已見陳公盤防隄議中不録其自晉代以上沿革已詳酈道元水經註中亦不録

辨

明

磨笄山辨　　　　　　尹耕

磨笄之辨諸家不同有謂在保安州東即鷄鳴山者有謂在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者有謂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者要皆求之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稽之於道里徒步之下是故語意近真而指摘各異考者轉增疑惑莫可較一也夫代為蔚地其去濟南遼絶甚矣長清之山本名馬頭無可辨也鷄鳴在蔚東北

百五十里其去恒山則又倍之豈所謂自上臨下可見之地邪況保安上谷屬也春秋之際在外據之元非代壤而謂夫人者望夫於此自殺於此不亦謬哉考之魏土地記曰磨笄山在代郡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馬頭山夫代郡廢城在蔚城東今其東南二十餘里所謂馬頭山者人人知之但不知其即為磨笄耳而顧他求之可乎又括地志曰磨笄山在飛狐縣東北蔚州去山近舍之不言飛狐去山遠取以為較遂

使考者不循其故不玩其微求之於蔚東北之道里則以鷄鳴為是求之以馬頭之名稱則以長清為疑蕞瑣瑣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於道里徒步之下也

渤海辨　　王奐

自河間屬有渤海之名後之作誌者遂將歷代人物係渤海者盡入河間誌不知渤海之地有三其在中國者曰郡曰縣郡則兩漢晉魏隋也郡治遷徙不一所屬亦異在幽冀兗三州地縣則金元也一縣而已

屬山東濵州之倚郭其在外國者曰國惟唐有之按唐滅高麗後粟末靺鞨率衆挹婁之東牟曰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抵新羅東抵窮海西抵契丹後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地方五千里有五京十五府十二州中宗封為渤海國王此唐時渤海之始也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所以其人材亦遂挺出立功中國列於朝右者不乏國至後唐時為遼主所滅其地又為東丹若夫中國

河間之渤海則西漢渤海郡治浮陽縣國二十六屬幽州東漢渤海郡治南皮縣國八屬冀州晉渤海郡治南皮縣十屬冀州北魏渤海郡治南皮縣四南皮東光修安陵而已屬冀州隋渤海郡治陽信縣六屬兖州部也豈與粟末海外之域同日語哉彼營平已距長安數千里况渤國又在其東其去幽冀不啻霄壤奈何以在彼之人物而濫竿此地耶故唐之李懷光為靺鞨人遼之夏行美高模翰元之任哥為渤海

人均渤海國也舊誌誤收今皆汰出其有疑似未辨者以此考之

新安縣志辯疑　張可舉

新安為恒衛諸水滙流之區而土人迺以為九河下流夫九河故道在今河間府屬地此以九河名者以大河南北凡水皆從河名如大江南北凡水皆從江名也志謂此九河與禹貢之九河自異而分野所指九河疑即此則亦信此衆水名為九河且以之當分

野詎不誤耶葢此地屬古兾州東北邊地九河故道
屬古兖州西北邊地在唐堯時大河自大伾北流至
碣石入海即今天津地也兾兖交際地勢最下自九
年洪水瀰漫連海大禹於兖地大河近海之處分疏
九道謂之九河及大河南徙九河故道得成安土今
謂之河間府者謂昔在河之間也新安賑九河故道
更窒禹功告成則壤成賦之後始有道紀因書曰恒
衛既從者從其道也注疏謂易水東注渥水渥水即

水經所謂大渥溵小渥溵者也恒水出恒山北谷東合滱水又東合於易衛水出靈壽縣東合滹沱河東北合於易蓋易即渥水得易而擅易之名也今猶名為渥易河而社名易陽社禹貢止撮恒衛二名而該易滱滹沱在其中其它入恒衛易滱滹沱諸水尚多也奚止九水而已哉今諸水流行滙合昔無異特易滹沱二名仍舊恒衛諸水皆更名矣今呼為漕為徐為雹為一畝泉為方順為平為唐為沙為滋為白

溝者是也而土人皆呼曰河又以其密邇九河故道遂指九者為九河焉夫北方惟一九河如南方惟一九江安得訛傳以淆疆域乎然則分野所傳謂禹貢所載之九河與此地相隣同一分野也非謂此另為分野之九河而禹貢之九河另一分野也至秦時此地為上谷故號其郡為上谷郡夫谷以水注谿為名謂之上谷者以此谷視天下諸谷最上也是此地雖屬上谷郡而郡之以上谷名實以此此地截長補短

方五十里而衆水交注若斯之多每逢水患土人狎
玩見為尋常今年閏六月暴雨頻仍水集瀰漫北跨
容城南跨高陽西跨安州東跨任邱雄縣如鏡湖然
城村廬舍如浮漚官民之免於溺者倖也既而余縣
易州過南宫東遶轉北而還其於諸水流行滙合灼
之甚真廼知縣任邱北至雄縣亘一長隄為南北孔
道以濟行人當棗林莊有橋數空洩迤南諸水趙堡
口有橋數空洩迤北諸水水小不大壅則隄橋無損

新安不至淤沒今年水大壅甚遂至斷菜林隄一里
餘塌趙堡橋三空壅水始洩新安所以僅溺而獲免
倘隄橋不塌而壅水不洩則新安不淪於烏有哉今
為後日計莫如於斷隄塌橋處各建橋梁十數空以
隄相接即遇大水橋空衆多可以洩而不壅隄可保
其不斷橋可保其不塌而孔道不至再損新安亦不
至被溺兩相便利垂之永遠不必於此外別議疏濬
之方也此議予已請申當道然猶恐其不行而所以

免水患之策則無踰於此者故敢於辯九河之末因附贅焉

本朝

菑時隸幽州辯　　王士禎

按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河即九河泲即濟水多在今濟兖之境禹貢濟河惟兖州是也而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間其去幽州且千餘里今幽之

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兖之水何與及虖并州曰其川虖池嘔夸其浸淶易反在幽州一二百里之內舍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即今北鎮在遼東其距河濟菑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州而齊之菑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菑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內即太公所都

營邱之地顧不以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存疑以俟世之能讀九邱者云

畿輔通志卷一百十一

畿輔通志卷一百十二

說

明

宣鎮東路輿圖說　　秦霖

謹按宣鎮為燕京右輔重地載有全誌諸路圖蹟而玆輿圖之刻也合南山東路而一之眎舊誌加詳焉霖職屬蟻臣四載問四奉檄委凡東路之邊垣工程

戍卒之餉糈勤惰器之良楛每歲稽覈開報是以悉知邊狀東路之界東接昌薊自火焰山起南分而西南竟合河口中若四河灰嶺柳溝岔道大山口垣長二百二十餘里隸之南山參戎焉其北分而西北竟靖遠堡中若石城峪黑龍嶺周四溝黃土嶺劉斌堡邊墻一百八里餘又自永寧城起西分而西南竟桃花中若延慶懷來土木沙城新舊保安之屬迂迴又數百餘里俱隸之東路參戎焉夫懷來實四顧要地

而火焰山乃神京後屏薊鎮在左昌鎮環右南山崔巍拱抱陵寢抑何雄也勝國劉東忠謂萬山起自崑崙分行八極乾坤坎離及兌歸絶域而西通瀚海遼金史亦謂會州之北有木葉山南北千里東西七八百里委折而南則萬馬奔騰澶漫而抵開平為上都迤邐至大都今燕京即元上都也自是隱嶙磅礴背荒裔而犇中夏歷獨石馬營龍門紆徐起伏為黄花古北火焰灰嶺柳溝紅門居庸諸山以擁護天壽文

皇都燕以此為右輔地則宣鎮東路為陵京最要害區也當北方未款以前時則文武大臣更番禦備懷來則制院主之移鎮駐節宿重兵其間延慶則撫院為政永寧岔道則總戎副府分閫礪山帶河扼要爭奇邇時恃款貢而噞𠹤乘積玩愒因循而鮮介動此院道府之所為圖於未形戒嚴武夫弁士而修理城郭樓櫓無寧歲也霖每奉檄而往歿工則覩其補敝者增飭者特剏者崇墉櫛次雉堞森如控右輔以稱

雄邑靈關而作鎮俾神京享磐石之安萬邦允為憲

矣夫畝國外患亘古為然由臨洮而至遼陽延袤廣

遠相與裂地而居何地無險何險不可守顧山川之

險我與彼共之垣墉之險繫惟我專之專者我不使

分共者惟我所據亦何外侮之足虞哉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守者何積米菜繕器械儲轒轀謹烽燧

稽員溢實士馬精簡練明賞罰數者不可缺一而其

要莫急於足兵廼今之兵徒籍姓名支資糧而已平

時議增屯議招集犒賞則有兵敵突出抄鹵求以爭先馳驟堵截禦却之則鮮赴也且其所虛喝夸張者選騎耳家丁耳居常既無生聚之術臨急而即欲多方招募皆市兒遊棍不可用也今九邊之弊要皆類是至若全鎮諸路其褒衣博帶操文墨而遊宦者可屈指數其餙兜鍪而蹈注者盡土著也賞延奕世與國同休聚廬托處長子孫於此則築城浚池非直為公葢為爾私計果其一心竭力幹濟國家而勿貪一

時之染濡能奮身以禦侮外敵雖强何足慮乎是在
長人者勞以成變威以濟寛重懲貪冒勿縱詭隨以
益其敝庶邊方其有豸乎方今武事寖弛將驕卒惰
近者援遼之役一軍甫行妻號子啼所在恐懼目擊
此景有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者乎脫有中行說劉守
光之徒攘臂一呼而我有能禦之者乎夫有險不守
與無險同曩者英廟蒙塵獨石馬營不守而六師僱
慘紫荆白羊一破而九門嬰鋒世廟臨御四十五年

而宣鎮之受蹂躪虔劉者何歲無之往年前撫院汪
建鉞宣鎮輶軒所到曾指滴水崖石為填星之精而
疏奏請餉寢脫巾之變於張家市口特築來遠城真
所謂扼之吭而拊其背矣若上西北路之獨石雲州
葛峪青邊大小白羊諸堡下西南路之膳房柴溝左
右衛洗馬林懷安東西順聖諸城皆交錯壤窟素稱
衝隘倘盡能以徹桑之心為心聿修邊備加意隄防
使邊氓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憂可不謂功德之鴻

鉅者乎此霖之所為深抱杞憂也語曰小人之言而君子擇焉是在有封疆之責者謀野詢芻取斯圖說而盼睞之是敢為之瑣言

本朝

保定府郡境圖說　　郭棻

史皇而後圖書生文字也汎觴於今寧直天雨粟也志文字也志而圖也奚為也郡志而圖也抑奚為也曰圖郡境也郡無山如嶽也無水如瀆也可無圖也

東西如周澗瀍也左右如漢馮翊扶風也不可無圖也按郡境縱不四百里也横不三百里也分於天者四宿也分於地者二國也分於城者三州十七邑也雄郡也西多山也山不盡而境盡也東多水也水不窮而境窮也畇畇平壤也而北四水繞也南五水環也山之氣不屬者水之情屬也水之情不聚者山之氣聚也周秦以上鄉也縣也漢唐以下州也郡也垂千餘年在日月光際也非地靈而何也地靈弗克圖

也圖厥載靈之地也乃亦有圖之未可圖者也郡南百里而遥畝服先疇也屋覆古瓦也鵝鴨惱比鄰也老樹飽經霜也時而春也放栅驅牛覛土也擕筐結伴採桑也時而秋也野婺粧而觀賽也田父醉而多言也言觀其邑邑何如也跂望於野野何如也圖之而未可圖者也東西北無是也郡之東西北百里而遥也𨔳衝也輪蹏雜沓也冠蓋絡繹也羽如日羽如月交而馳也騐郵符飭廚傳晝無暇也擊鈴柝供飲

秣夜無虛也言觀其邑邑何如也跂望於野野何如也圖之而又未可圖者也南無是也昔趙充國圖方畧也宋廣平圖勤省也鄭監門圖流民也志文字也圖奚為也兹之為圖者圖郡境也而弗克圖郡情也後之覽圖者省識郡境也而未即省識郡情也嘻哉出

保定府郡城圖說　　郭棻

京師廣寧門行三百二十里郡是巳郡北郭長三里許

五十餘上居居究究恒千餘户四民悉業焉衡宇刹觀相鱗比古榆新桑相蔭映壯矣哉今荒如寂如矣由之而入拱極門郡北門也東西多綽楔郡世家率族居於北故行里餘直當大悲閣後金元時建者高百尋甍棟四翼鈴鐸千古為郡鉅觀後為漢壽亭侯廟由廟門而西不十弓曰税務司甬舊税課署今民居矣地則莊嶽間也直而南亦不十弓則叢勝樓即元平章張桑横翠樓故址今譙樓矣郡猶傳為古蹟

之一樓洞門行者衢其下折而西則有坊題曰熙朝俊彦書明萬歷以前登科名也今已頽不數十武北為郡治守以下如丞如倅如司李如幕僚胥有宅焉而治之南向者曰蓮花池元張弘範鑿渠引水由西城而達其第放之使從南北水門出者此其渟滀處也今渠堙而水猶渟栽柳種荷為郡守宴游地池之北有軒曰娛清軒軒後曰萬卷樓故郡藏書幾萬卷今無書有板板亦闕落不全池之南有亭曰臨漪四

虛而敞夏受荷香秋受芾翠春冬或不至焉府治左右有坊左曰師帥右曰保釐表職守也更西而大寧左衛廢矣旗纛廟存也廟西為故大寧都使司署今為城守參將府矣亦兩坊曰都南屏翰曰冀北干城更西右衛今曰左衛守備署之更西斷事司今曰司獄司不復西矣或折而北或折而南折而南者不數武仍西則總理刑名道署在巳改故易州兵備道行署者西且止於是再即叢勝樓折而東射可激矢地

為清苑縣儒學有兩坊坊額曰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更東有高臺臺中空四達俗呼穿心樓上祀文昌星君為儒學起吉星者歟再東而廬旅依依然風日黯淡遠於市闤近於城堧也禁旅所駐防處也叢勝樓直南可里餘即南城之迎薰門門北之左設郡學宫衛學宫兩學共一廟規度濶壯古柏未凋再東則禁旅駐防處門北之右建永寧寺俗曰南寺亦禁旅駐防處寺之殿與鐘鼓樓猶為僧有西雖不止於是而

亦止於是西皆禁旅駐防處也門再北不數弓折而西亦不數弓有門有坊有柵者清苑縣治也丞簿尉署各在治中簿則廢也再西里許直衢里許鐵五道廟不可復西即西而南惟淨土寺爾折而東即府衛學宫後所由達於金臺驛者也至驛而亦不可復東東由金臺驛西抵鐵五道廟迤北則官署則民居迤南皆禁旅駐防處從莊嶽之間計之郡之南畔略盡稅務司角可西也西大衢也南北門第與北衢同衢

中北折城隍廟街也再中北折貢院巷也直西迤北為總理錢穀道署署之左為古金臺書院今不書院矣南西為旌忠祠楊忠愍公祠也稍西而北折復稍稍西巡撫都察院在焉昔建麾今建牙者也逼城之西北隅矣立于總理錢穀道之前而西望屹屹言言者西城之譙岳門也城之北畔亦略盡也合而圖之北與東人恒靜縫掖也薦紳也老農老圃也貧也迂也南與西人恒動胥也隸也卒伍也商賈也勞也譁

也惟最南一横地兕鼜軆曰雲錦嘶風雄將之雕弧猛士之大羽曰席地而講武馬詩云予曰有禦侮聚而托處於兹

大陸澤圖說

王原祁

任邑之大陸澤廣袤數十里九河之水皆滙焉汪洋浩蕩望之居然一湖而不知實皆兩税之民田淹久而成巨浸者也九河為洺沙蔡馬澧河達活百泉聖水滏陽而澧河滏陽為之長九河之外尚有泜洓等

八河皆自任之西南西北而歸於大陸澧獨深且長元郭守敬所以獨議開澧河也而滏陽則自穆家口統洩大陸之水經隆平寧晉直達天津衛河以入於海自萬歷二十六年漳河決曲周縣鄭家口溢入滏陽而隆平以下地淺易淤其人又因之以為利盡占為沃土於是滏陽又決而東徙其故道猶存乃所謂古滏河也古滏塞而大陸之水因從雞爪小河以東瀉於新決之滏陽亦其勢使然也然則昔之大陸始

從古滏而遠達天津繼從雞爪而近瀉滏陽澤中之水有所來亦有所去可耕可稼財不匱而賦亦足今古滏之故道阻塞在隆平寧晉難議疏通新滏陽亦淤高丈餘雞爪河水反內溢故澤中之水有來無去積而為泊向日輸租納稅之田盡淤水底是以賦稅無出人民離散若不請蠲水中糧額則束手待斃民困無再甦之日矣丙寅五月余放棹澤中周行細訪乃知舊圖多舛因詳加較正并繫之以說蓋禹貢之

大陸既作杜佑謂今邢趙深三州則任本屬邢知大陸不止於任而任實其地也至所謂滏陽河者發源河南磁州與漳水不相混也禹貢至於衡漳之漳水有二出山西樂平少山者為清漳出長子縣發鳩山者為濁漳至潞之涉縣濁漳合入清漳經臨漳而東北入衛自萬歷中漳水決曲周入滏陽因名小漳河及經大陸而北塞於隆平又名古滏河今又以滏為負益訛之訛矣至隆平寧晉為古滏河洩水之故道

皆因過年塞而不通以致任獨受害故亦不可以不詳也

題跋

宋

書魏鄭公傳後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

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覯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

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

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

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元

題高允圖後

劉因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治行之初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攷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中情之直亮葢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為僥倖委曲之人也如覲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

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為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黒子故則允之所以為是非以義理之當然苐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遺辭之際輕為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於天地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不可不知也

明

跋堯帝碑　　歸有光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

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葢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於大麓大麓在昭慶即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縣鉅鹿取名焉鉅鹿

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録之云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歸有光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顔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大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没出

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尤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

鮮于伯機詩記真蹟跋　王世貞

昔人謂趙文敏每以巳書三紙易鮮于困學一紙今困學三紙往往不敵趙一紙豈古今人頓異嗜耶余

所有困學游髙亭華巖記及詩真蹟殆數千言見鐵
網珊瑚中行筆清圓秀潤芒角不露隱然唐人家法
即與文敏鞭槖中原不知合置誰左跋尾鄧文原龔
璛亦臨池老手可寶也

本朝

書范烈女詩後　　　　刁包

在易之坤以臣道妻道與地道並言則知忠臣事君
烈女事夫其義一也雖然士為知巳者死委贄策名

而死於君者葢不乏人若夫未膺一命之寵而必殺身以報之吾見亦罕矣女為悅已者容同牢合巹而死於夫者葢不乏人若夫未成二姓之歡而必捐軀以報之吾見亦罕矣考諸史傳於事君者得兩人焉曰王蠋曰徐應鑣於事夫者得兩人焉曰祥符陳氏曰嘉興項氏蠋以布衣死齊應鑣以太學生死宋是男中之陳項也嗣是而後不亦寥寥乎陳未成婦而死揚子項未成婦而死周即是女中之王徐也嗣是

而後又有滿城范烈女許字而田氏子死以身殉讀其絕命辭幾擬於文山衣帶之贊所謂灼見地道有終之義者與上谷胡太守既表其宅里又傳檄遠邇俾聞者各為詩文以張其節故余不慙譾陋而為之辭

宋廣平碑跋　　魏裔介

唐右相文貞公宋廣平南和縣人塋於沙河縣之鄉其神道碑文乃顏魯公撰并書文則景星慶雲字則

龍翔鳳翥葢文貞公為有唐一代竒絶人物而魯公氣節皎皎與日月爭光精神相耀故不肯輕著一筆真世之鴻寶也余素聞之而未覩丁酉夏日邢州司李蕭公寄我五紙光瞧瞧生齋壁間如見二公而與之揖讓其謦欬者世所傳魯公帖如坐位麻姑仙壇記及祭杲卿文固卓絶今古矣如多寶塔及家廟碑雖為人口所膾炙然筆法癡肥屢經後人修補傷其神骨以文貞碑較觀則此為真叔敖而彼似優孟之

衣冠也唐碑至今存者頗少此碑完全未經剝蝕靈

光巋峙其神物乎

書院考跋　　孫承澤

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為政始行禁止

江陵殁後復稍稍建置其著名者如江西之仁文書

院陝西之關中書院及無錫之東林書院而東林為

盛至天啓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有各處

書院也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也而但

借此二字以為排陷君子之具東林書院者乃明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後廢為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禄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為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

父子忠賢亦不知東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輙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人攻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虚也於是有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璫之惡銀鐺大獄慘動天地於是首毁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毁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籍遺佚駸駸登用適大言不慚之邊臣債轅敗事諸失志者乘機搆釁復倡黨説謂庇護邊臣者東林也於是華亭下獄蒲州高邑大名一時罷去而朝廷之上另用一番

人政事曰新議論曰竒刑尚苛刻而以言寛大者為
東林餉主加派而以言減免者為東林兵議欵撫而
以言戰勦者為東林監視四出而以言罷遣者為東
林至政本之地司馬之堂前後閫函俱衣緋辦事而
以言綱常者為東林於時至清無徒閉門博古之宫
詹人且糾之為老妖誣之為立幟降謫不已繫逮之
詔獄不已廷杖之煙戍不已永戍之又四朝清正之
老總憲擯斥出都破帽蒙頭舊部民京兆父老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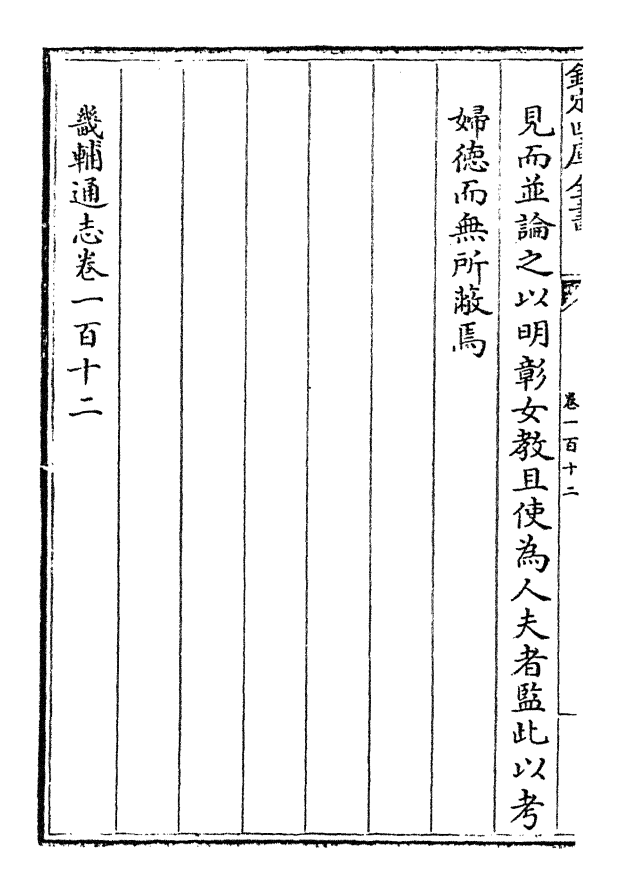
人為之牽驢灑泣乃輦上大老方侈以為得計也嗟嗟從來覆亡之禍豈盡關氣數哉余生長輦轂於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毀而冉冉老矣思興復之何期不能不於此憤惋留連三致意焉

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方苞

往年或以烈婦荆氏行實視余其兄公張侍御天池所述也義烈動家人衆視其雉經不敢曲止及見侍御叩烈婦平生則其佐夫以養母也凡八年而家人

不聞其聲諸姒皆愛焉其死也嗣子灼幼孩號踊如不欲生嗚呼柔順者婦人之正也而昔者聖人之繫易也以陽剛為女德之賢余嘗見將死而信其婦之必身殉者曰婦性剛既有成言矣余前知其戾忍而非剛也既而晩節末路乃有不可道者葢剛者天德也天地之氣鬱然而温和者為陽慘然而凜慄者為陰凡婦人之順於舅姑宜於家人慈於子姓者皆陽明之發也故其變也激而為義烈其勃磎於舅姑傲

很於娣姒殘刻於僕婢者皆陰慝之作也故其變也忍為邪惡而不慚夫坤陰之純也順極而健涵焉故其象為馬其用為永貞而象傳揭之曰大終余始入京師見宛平張氏女未嫁而死其夫又其後則長白瓜爾佳氏飲藥與夫同命聞之審者則清澗白氏夫死夜自經有氣起室中白如長虹與荆氏而四矣婦之殉夫辭事多同故於白氏無紀焉兹以與侍御交具得荆氏之性行而因以悟聖人繫易之由故總所聞



見而並論之以明彰女教且使為人夫者監此以考婦德而無所敝焉

畿輔通志卷一百十二